



冒 死 记 录

3

DEADLY RECORD

张海帆 著

一切都那么真实，一切都那么匪夷所思…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冒死记录

3

DEADLY RECORD

张海帆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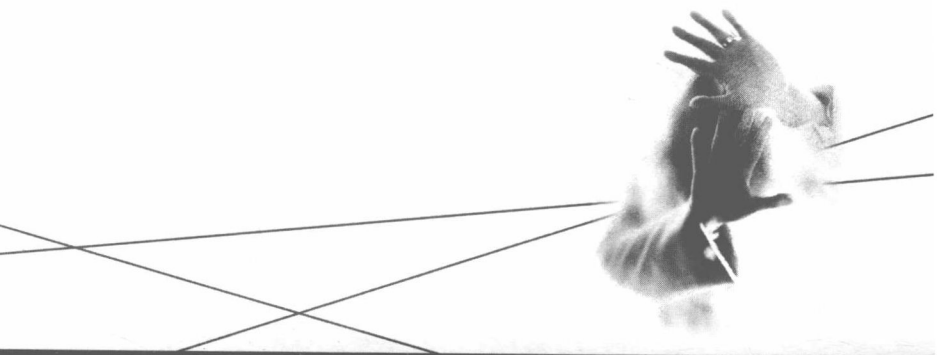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03 格局

庞怡巧是我最心爱的女人，尽管我从来没有对她表白过，但是我知道她也喜欢我。这个时候看到她，让我心中非常的高兴，什么枪林弹雨我都甩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赶紧趴下来一点，对怡巧喊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，这里危险！”



目录

CONTEN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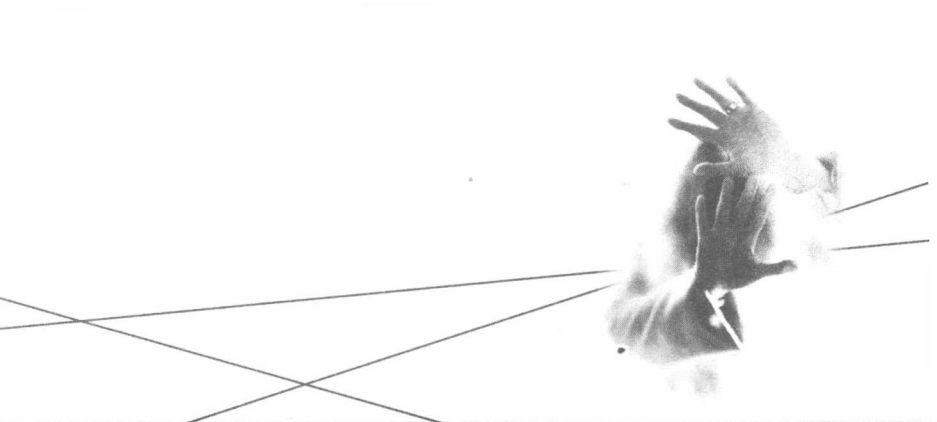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动荡岁月 / 001
- 二 禽兽的嘲笑 / 007
- 三 发觉自己有些怪异 / 014
- 四 同类感应 / 018
- 五 陈景强主任 / 021
- 六 他们是谁? / 026
- 七 一个叫徐德有的人 / 030
- 八 背叛的旋涡 / 036
- 九 铁笼子里的唇枪舌剑 / 048
- 十 再死一次 / 051
- 十一 手心中的红色标志 / 063
- 十二 703“监狱” / 070
- 十三 大家都是兄弟 / 078



目录

CONTENT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十四 | 夜审的传说 / 085 |
| 十五 | 纠缠的秘密 / 092 |
| 十六 | 只有听觉的旅程 / 098 |
| 十七 | 回到 703 / 106 |
| 十八 | 诡异的逃出 / 114 |
| 十九 | 爆炸 / 121 |
| 二十 | 阴差阳错 / 126 |
| 二十一 | 钩三的密函 / 135 |
| 二十二 | 犹豫和决定 / 147 |
| 二十三 | 人心难测 / 151 |
| 二十四 | 似乎不可能 / 157 |
| 二十五 | 微妙的变局 / 165 |
| 二十六 | 超出想象 / 169 |



目录

CONTENT

- 二十七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/ 180
- 二十八 C大队的渗透者 / 185
- 二十九 不怕死的人 / 194
- 三十 全面渗透 / 201
- 三十一 不得不背叛 / 204
- 三十二 正式的一员 / 209
- 三十三 地下的地下 / 219
- 三十四 冰山的一角 / 226
- 三十五 从神山到深井 / 231
- 三十六 两个孩子 / 238
- 三十七 二十九年后 / 242
- 三十八 最后的迷失 / 255

一 动荡岁月

• • • •

屋外嘈杂的吵闹声把我从梦中惊醒，我觉得不对劲，估计是87派又打过来了。我一个翻身从床上爬起来，这几天的战斗让我都是穿着衣服睡觉的。

我一下地把鞋蹬上，房门就被推开了，赵德民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雅君，87派的人打过来了。快！”我不假思索地把放在床边的半自动步枪拿在手上，喊道：“走！”和赵德民一起冲出了房间。

屋外面都是我们保守派的小虾兵跑来跑去，几个队长站在马路边上吼着：“前进大队的全部去前门，红门大队的全部去后门守着！”

我是前进大队的，和赵德民端着枪就向前门跑去。

没跑几步，旁边不远处就爆炸了，应该是一个榴弹炮打了进来，

正中了一个厂房。赵德民大叫一声：“龟儿子们用小炮了！”

厂子的前门就在不远处，枪声已经越来越密集，整个前门都好像被映红了。

几个战友正鲜血淋淋地躺在马路边上，两个女战士正跑来跑去地给他们包扎。

我猫着腰往前冲，头顶上子弹嗖嗖地划过。

副队长刘强看到我和赵德民跑过来，手一挥，喊道：“雅君、德民，你们上左边墙。”

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，双方都在拼命，我和赵德民都是很不错的狙击手，所以上一上墙就干掉了几个 87 派的人。

我们这个厂是南海最大的一个兵工厂，专门造枪和子弹的。战斗开始之前，就被我们保守派的小虾兵占领当总部了，所以我们保守派有相当多而且精良的武器弹药，这让 87 派的人相当的羡慕。如果 87 派不把我们攻下来，南海战斗的胜利迟早是我们的。

不过这次 87 派敢直接来攻击我们，看来他们也是有准备的。那么密集的小钢炮落在院子里面，可能就是明证。而且今天上午副队长刘强还说，可能 87 派的人弄了南海军队里面的坦克过来，不过现在还没有见到踪影。他们这次会出动坦克吗？

我和赵德民又一猫腰，躲了起来，然后从自己的武装皮带上抠子弹下来给枪装上。

就听到台子下面有女声叫我名字，低头一看，心中一甜，是庞怡巧。庞怡巧是我最心爱的女人，尽管我从来没有对她表白过，但是我知道她也喜欢我。这个时候看到她，让我心中非常的高兴，什么枪林弹雨我都甩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赶紧趴下来一点，对怡巧喊：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，这里危险！”

怡巧抬着头看着我，看得出来她眼神中的关心，但是她喊：“快下来换枪！”然后她又冲着赵德民几个狙击手喊着：“一个个下来。”

赵德民和其他几个家伙冲我一笑，他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庞怡巧，叫我先下去。

我也不客气，迅速爬起来猫着腰，从台子上面下来，一跳就跳到了怡巧的面前，差点站不住扎到她的怀里，闹得我俩都是大红脸。我心里还是甜蜜蜜的，红着脸看了看怡巧，怡巧的脸在黑夜中红扑扑的特别好看，她的大眼睛也是对着我眨啊眨的。我恨不得一把把她的脸捧过来亲上一口，但是我还是忍住了。我感觉到赵德民正在盯着我看，我不好意思起来，很轻地问怡巧：“枪呢？”

怡巧是个很干脆的姑娘，她尽管好像也很不好意思，但是很亲切地告诉我：“在树边上。”顺便一指。

我跑过去，把一支枪拿起来，好枪！这才是真正的狙击步枪，我听说很久了，一直心里痒痒的，今天才是第一次拿到手里。我不知道这种枪叫什么名字，大家几个狙击手聊起这个枪的时候，给它起了个外号叫“黑炮”。这个“黑炮”的枪身上面架着一个细长的瞄准镜一样的东西，枪身很长，枪嘴处微微有一个环状的突起。

我拿起来，暗暗道了一声：“好枪。”

怡巧说：“子弹是通用的！”

我说：“好，我上去了。”

怡巧说：“好好干！”

我把剩下的几把枪都抱起来，我不打算让其他人下来了，跑开两步，又一回头，问：“你自己弄过来的？”

恰巧说：“只有我们女同志搬运了。”然后甜甜地冲我一笑。

我心中一热，手上的枪仿佛传过来恰巧的体温一般，我点点头，转身又爬上了台子。

我把枪递给赵德民和其他人，他们都憨憨地冲我傻乐，我骂道：“乐个鬼，我帮你们弄上来还不感谢我。”

这个“黑炮”真的很好用，子弹柔柔地塞入弹舱，我一拉枪栓，就立即感觉到这个枪的能量。

我用那个瞄准镜望了望，院子里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，而且镜头中细细的黑色十字线也定位得非常准确。

“干他娘的！”我心中一乐！

我把枪举起来瞄准，就听到副队长刘强在下面吼道：“给我狠狠地打。”

我也不管他是不是冲我们说的，光凭着恰巧为我运枪的这个兴奋劲，我都要好好干。

我定了定神，镜头中的87派的人仿佛就在眼前一样，我锁定好目标，稳稳地扣动了扳机。一股强大的后坐力涌来，还让我觉得一下子并不适应，但是从镜头中望过去，那个被我瞄准的人已经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应该是打中了。

我喝了一声：“好！”87派这些该死的东西，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！

有了“黑炮”，我们几个狙击手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一时间打得87派的人都不敢露头了。

而87派好像也渐渐停止了攻击，整个厂子外面的枪声慢慢地稀稀拉拉了起来。

双方应该都进入休整的阶段。

我叫赵雅君，今年二十一岁，我的父亲叫赵清途，以前是南海最大的地主，而且留学过德国，接受过德式的军官培训，回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两年。因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末期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被我爷爷用了不少关系从军队中调出来，回南海继承爷爷的家业，同时也在南海开办了一些工厂。应该说我们家当时在南海是声名显赫的家族。

后来我父亲还是被打倒了，我记忆中一群人冲进我家，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，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五花大绑的抓走了。从此，我没有了父亲的消息。

我和母亲、姐姐赵雅玲、妹妹赵雅惠、弟弟赵雅仁被赶到了南海边上的一个靠近海的小山村，母亲也被挂上了地主婆的帽子。

我曾经失踪过一次，失踪了三天，但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姐姐偷偷告诉我，我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不见了的，三天后又躺在家门口。但是我记忆中，我只是在睡觉，一睁眼就看到大家围着我哭，我还问大家怎么回事，才知道我不见了三天。

这个失踪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，只是从此以后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慢慢地有些古怪了。

有一次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着了大火，我抱着弟弟逃不出去，整个房间都是熊熊大火，眼看就要烧到我们了，我和弟弟的脚下却突然裂开一个大洞，让我和弟弟掉了下去。而且这个大洞还通到院墙外，让我俩逃过了一劫。但是大火烧完后，母亲和姐姐找这个大洞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，以为我和弟弟说胡话，但是我知道肯定是真的。还有刮台风的时候，我在屋外被一棵大树砸倒，眼看

着磨盘一样大的一片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，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，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地断成了两截。

在我失踪事件一年后没想到父亲突然回来。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，只是我们全家重新搬回到城里。父亲每次回来，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，而且慢慢地，家里的条件也好了一点，有些民兵会送一些吃的过来。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，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和姐姐、妹妹、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，戴罪立功，为军队做事，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，到现在也都是个谜。

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，早出晚归，经常见不到人。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。

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姐姐数次出走，并且经常说她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女儿，要和家里断绝关系。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事实，姐姐离开了家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
我也步姐姐的后尘，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，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，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。

我这个“小地主”、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初中毕业。当时我十六岁，我姐姐十九岁，弟弟十四岁，妹妹十二岁。

红色的岁月紧接着就到来了。

二 禽兽的嘲笑

• •

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，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，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，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，子弹密集得根本无法抬头瞄准射击。

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和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，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，一个巨大的铁疙瘩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。坦克的射击在空中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，突突突地不断扫射着，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。

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，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，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。又一辆坦克就笔直地向前门冲了过来。

刘强挣扎着站起来，满脸是血，但他还是号叫着：“撤退！撤退！”

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，大家一片慌乱地向厂区里撤退着。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，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给它挠痒痒而已。坦克轰隆隆地冲了进来，对于这样的钢铁怪物，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

我们知道我们该往哪里撤退，第二道防线在工厂的二门。但是二门并没有围墙，几栋厂房就是二门的屏障，看来，巷战估计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还有法宝，就是炸药包和无数的燃烧弹，等坦克陷入厂区，空间狭窄的时候，一定能够发挥作用。

等我和赵德民冲到二门，重新投入战斗的时候，前门已经完全被攻陷了。87派的人三三两两地从前门和破损的围墙外冲进来，很快就消失在厂房的阴暗处。87派的坦克并没有立即往二门这里开过来，而是三辆坦克一字散开地排在离二门这边七八十米远的地方。

看来87派的人也不敢妄动，如果深入到厂区里面，对他们一定没有任何好处。

双方短暂地对峙了一下，谁也没有开枪，只有一些角落里面传出一些零星的枪声。一时间，整个厂区安静极了，谁都大气不敢出，只是彼此瞄准着。

然后87派的人开始用高音喇叭喊话：“保守派的人听着，交出林平文，大家还都是革命战友。顽抗到底等待你们的将是死路一条。”

很快，我们这边楼上的高音喇叭也吼叫了起来，气势比他们更大：“87派你们听着，你们尽快投降，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。”

你来我往的好几轮，这种用大喇叭互相威胁和辩论，早就听得

耳朵里面起茧了，只是彼此想用这招来打击一下对方的士气，以及为自己重新部署争取时间。

我用瞄准镜看到 87 派的几个女同志从前门中钻了进来，突然心中猛地想起一件事，我妹妹赵雅惠在哪里？她这两天受了严重的风寒，现在应该还在自己的宿舍里面，而她的宿舍，就在二门和前门之间。而 87 派攻进来得很快，妹妹不会还没有撤退吧？被 87 派的抓到可就糟糕了。

我看了一眼旁边的赵德民，他正全神贯注地瞄准着，我碰了他一下，焦急地说：“德民，看到我妹妹了吗？”赵德民一惊，说：“没有，天啊，你妹妹不会还在宿舍里吧？”

我把手一撑，就要起来。

赵德民把我拉住，说：“危险，雅君！你这样去是找死！”

我又低下身来，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赵德民说：“你去后面问问恰巧她们，万一你妹妹也撤退下来了呢。”

我略一沉思，的确应该先去问问恰巧她们。

我猫着腰起来，小跑了几步，靠近了我们前进大队的队长王大主，说：“王队长，我妹妹不知道撤下来没有。我去问问庞恰巧她们。”

王大主看了看我，立即说：“快去快回！”

我应了一声，就往后面跑去。

雅惠的确没有撤退下来，我心中着急，跑回阵地和赵德民打了个招呼，就冲出去。有惊无险地摸到我妹妹的楼下，没想到赵德民这小子也跟了过来。我低低骂了他几句，内心还是一阵温暖。

对面的妹妹宿舍二层楼楼梯口站了几个 87 派的人。一个人看着还很眼熟。

我捅捅赵德民：“那个楼梯口的高个很眼熟。”

赵德民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像是万海涛，他一直是个流氓，怎么也加入 87 派了？”

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家伙的确是个流氓，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他经常和人打架，还到我们学校打过人。不过这家伙出身特别好，八代贫农，父亲还是烈士，所以嚣张得很。打砸抢是他最乐意干的事。

我问道：“不会王山林也是 87 派的吧？”

赵德民说：“有可能。”

王山林是南海很有名的流氓，典型的市井无赖，属于没事找事的那种，好像还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判过刑，应该比我大个四五岁。大家都知道万海涛其实是王山林的小弟而已。

刚想到这里，就看到楼里面好像有人下来了，万海涛等守在楼门口的几个很恭敬似的让开。

从楼上下来三个人，后面一个人好像还在扎皮带。

赵德民马上说：“就是王山林这孙子。”

打头的的确是王山林，这家伙属于看一眼就忘不掉的那种人，一脸凶相，还不时露出坏笑。

好像王山林和几个人叨咕了几句，这伙人就很迅速地跟着王山林跑开了。

我觉得不妙，和赵德民对视了一下，紧赶着几步，跑到了宿舍楼梯口，稍微打望了一下，两人就钻到了二楼。

二楼没有人，我俩迅速地接近了我妹妹的宿舍，宿舍的门是大

开着的。

我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劲，借着外面的光，我一看屋里的情况，心就轰地沉了下去。

我妹妹满脸是血，衣服被撕得稀烂，半裸地躺在屋里面的方桌上。

我手中的枪一下子掉在地上，低低地叫了两声：“雅惠，雅惠。”

妹妹没有任何反应，我走上去两步，却怎么也走不动了，因为我能看到妹妹的眼睛还睁着，但是，我知道，她死了。我的眼睛一发黑，身子似乎也一软就要摔倒。

赵德民把我扶着，说：“雅君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”

我低低地说：“她死了，她被强奸了！她死了！她死了！”

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涌起一大股劲，甩开了赵德民，把地上的枪一抓，就要往外冲。

赵德民一个箭步就把我按倒在地上，我吼道：“放开我，王山林，老子要杀了你！”

赵德民拼尽全身力气把我按在地上，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我，我发了疯一样要冲出去。

而这时，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我抬头一看，居然是怡巧。

这倒让我一下子软了下来，怡巧往屋里走了两步，呆呆地看着我妹妹的尸体，用手把嘴一捂，哭出了声。

赵德民说：“雅君，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求求你！”

怡巧看着我，我也看着她，她哽咽着说：“雅君，先把雅惠收拾一下。”